



金戈鉄馬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长篇章回通俗小说

金戈铁马

王毅堂 杨长青

•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平阳县印刷厂印刷

•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5.5印张 2插图 300千字

1985年9月第1版

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6,500

书号10331·177 定价2.60元

内 容 提 要

辛弃疾是南宋时代的民族英雄，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词人。他文武出众，多才多艺。一生坚持反抗外族侵略，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。

本书着重反映的，是辛弃疾充满传奇色彩的青年时代的生活。他生长在当时金国的统治区，由于对侵略者残酷统治的痛恨，对汉族人民被压迫惨苦生活的同情，毅然决然地抛弃了那个可以苟取富贵社会地位，率领起义军，投入到农民领袖耿京部下，参加报仇雪耻的民族抗敌斗争。

小说根据历史事实加以创造，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辛弃疾这位英雄人物波澜壮阔的战斗生涯，热情歌颂了他的高尚品德。其中如拜名师学艺、组织起义军、追杀坏和尚、飞兵擒叛徒等故事，都令人惊心动魄，赞叹不已。

小说以白描手法写人物和事件，脉络清晰，故事情节生动曲折，人物性格鲜明，语言朴实流畅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中原大地起狼烟 (1)
英雄降生四风闸
- 第二回 金兵逞凶光天下 (11)
文郁命丧千佛山
- 第三回 刘氏病故连双祸 (23)
幼安月下拜名师
- 第四回 观胜景师徒同乐 (35)
惩狂徒众人称快
- 第五回 范邦彦叙说订亲事 (46)
谯县城再会党怀英
- 第六回 书馆内怒打完颜黑 (58)
月光下苦练杀敌功
- 第七回 举皮鞭怒责小爱孙 (71)
舞飞剑吓坏千户官
- 第八回 进京路体察难民情 (83)
茅屋旁初说红巾军

- 第九回 谋生计打虎双龙山 (94)
举义旗奋力战金兵
- 第十回 为报国燕京察敌情 (105)
冲烈火难中救孤儿
- 第十一回 闹误会刘勇险丧命 (117)
投金人怀英得高升
- 第十二回 三金兵贪酒中计 (129)
清风寨结识义端
- 第十三回 众和尚被困青龙洞 (140)
辛弃疾勇战众金兵
- 第十四回 结新朋同游四门塔 (151)
比武艺二次见高低
- 第十五回 辛德闾衙杀知县 (163)
英雄酝酿早起兵
- 第十六回 辛弃疾怒斥送礼客 (174)
刘总兵威逼四风闸
- 第十七回 鸣锣聚众斗知府 (186)
跃马挥铜杀金贼
- 第十八回 起义军扎营龙洞山 (199)
辛弃疾计赚胡老魁

- 第十九回** 中巧计庄长白受苦 (211)
要军粮两度见输赢
- 第二十回** 探敌情粗人巧化装 (223)
夺兵器老将善应酬
- 第二十一回** 李丰田仗义放葛龙 (234)
红巾军夜奔桑梓店
- 第二十二回** 作恶尽二贼齐丧命 (246)
发精兵两仗皆告捷
- 第二十三回** 小陈亮冒死搬救兵 (257)
辛弃疾回马龙洞山
- 第二十四回** 红巾军血战突重围 (269)
贼刘玉岸边设伏兵
- 第二十五回** 卧虎山初议投耿京 (280)
花家寨巧识花狐狸
- 第二十六回** 摸底细清晨见军师 (292)
盗阵图深夜闹店房
- 第二十七回** 宴完颜套取破阵法 (304)
说耿京揭竿奔泰山
- 第二十八回** 奔泰山弃疾挂帅印 (316)
接战表金兵齐动员

- 第二十九回 施巧计大破双龙阵 (329)
逞英豪连斩将四员
- 第三十回 识人才耿京真让位 (341)
无钱两壮汉乱施威
- 第三十一回 莽辛德松林屈受打 (353)
四门塔再会义端僧
- 第三十二回 天平军喜添众良将 (365)
齐州城大破连环坑
- 第三十三回 天平军轮战飞刀将 (377)
辛元帅怒斥党怀英
- 第三十四回 辛弃疾赤手接飞刀 (389)
宋景春诉说风流事
- 第三十五回 宋知府深夜入民宅 (400)
多情女悔恨丧终生
- 第三十六回 破义军敌酋施奸计 (411)
盗大印义端夜潜逃
- 第三十七回 耿大帅真心待良将 (423)
辛弃疾追杀坏和尚
- 第三十八回 高僧苦劝名利客 (434)
龙虎相斗黑松林

- 第三十九回** 兄弟相帮除逆贼 (447)
合力抗金露喜端
- 第四十回** 安抚使劝降遇知音 (460)
耿大帅深夜遭毒手
- 第四十一回** 抖虎威飞兵擒叛徒 (472)
洒热泪别乡登新程

第 一 回

中原大地起狼烟

英雄降生四风闸

话说中国历史上的宋朝，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。北宋末年，由于以宋徽宗赵佶为首的统治集团的腐朽昏暴，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。这时，我国北部的女真族兴起，建立了金国。他们在灭掉辽国之后，便两路出兵来攻打北宋的首都开封。结果没用一年时间，也就是到了公元一一二六年，金国便攻破了开封。钦宗、徽宗二个皇帝和几千名皇亲贵族，几千车金银财宝，一齐被押往金国。北宋就此灭亡了。

徽宗的儿子宋高宗赵构，带着残兵败将逃到南方，在杭州建立了南宋，把杭州改名为临安，就是临时安顿下来的意思。按说事后应当重整旗鼓，兴师北伐，再回汴京。可是赵构和朝廷中的一批官员，已被金兵吓破了胆，在临安住下以后，终日花天酒地，游山玩水，沉迷于歌舞之中，哪里还有心思收复失地！

俗话说：“乱世出英雄”，南宋朝廷虽然如此腐败无能，可是在民间却出现了不少的爱国英雄。其中一位，就是岳飞死后第二年所生，人称“岳飞再世”的辛弃疾。

在金国占领下的济南府，有一个小县，叫历城县。出历城县往东，约七、八里路，有一个三百户人家的村庄，名叫四风闸。这四风闸有一条小河，绕村半圈，流向村北的大清河里；村后有座不大的山，山上青松连枝，山石突兀，风景十分秀丽。在庄子的西头，有一片青堂瓦舍。这片房舍，建筑并不算多么豪华，但是，同平民百姓住的土屋草房相比，却是好了许多。大门口，是石铺的台阶，共是八蹬，将大门抬高到离地五尺多。大门的两边，各有一个一人多高的大石狮子。左面的一个后腿蹲坐，一条前腿着地，支着身子，另一条前腿按着一个石雕的绣球，昂首挺胸，十分威严。右面的一个也是后蹲坐地，一条前腿支着身子，另一条前腿弯曲，抚着怀中一只小石狮子，面容安祥，甚是讨人喜爱。这两个石狮子，不留心的人猛的一看，好似一个模样；留心的人看了，便知道这是一公一母，左面玩绣球的那个是头雄狮，右面抚着小狮子的是头母狮。两扇黑漆大门上，有铮明瓦亮的黄铜门环，门的上下两端，是两排酒盅般大小的铜钉，每排七个，共是二十八个。走进黑漆大门，门后各有一间不大的边房，房内摆有桌椅条凳及茶具一类的东西，这是把门的庄客住的地方，也兼作迎客的歇息场所。若有人来访，先迎到边房暂歇，庄客看茶招待，然后进去禀报。过了边房，是一个大院，约有三亩大的地方。靠东墙跟，栽着一片翠竹，微风一吹，飒飒作响；院子的西边，有一棵古槐，树干北斜，树心半空，虽是一棵老槐，树皮皱裂，却还长得枝繁叶茂，巨大的树头，遮住了半拉院子。穿过院子再往里

去，便是一片房舍。这片房舍，由三排平房组成，中间由一条甬道相连，组成了一个“王”字形。房子一律是青石地基，青砖塔墙，上头是一色的小片青瓦盖顶，显得古朴大方。经甬道穿过三排平房，后面是一个半圆形的小门，走进小门，便是一个花园。这花园占地不大，却修造得十分别致，使人感到挤而不乱。花园的正中，是一个两丈见方的水池，池中修一小亭子，叫“观鱼亭”，有一木桥与池边相连。池中，水清见底，苔藓碧绿，鱼儿戏游其间，悠然自得。池子的东岸不远，有一座假山，有弯曲的石阶可登上山顶。假山上，也建有一座八角凉亭，曰“烟雨亭”。亭子里面，有一石桌，四面各一石凳。每逢春雨霏霏之时，坐在亭中，看春雨细丝落入池中，别有一番情趣。假山的后面，是一片绿色的草坪；草坪中间，一条小溪缓流而过，绕过假山，由东墙下的阴沟流出院外。小溪两边，绿草茵茵，繁花点点；几株桃树，叶茂花稠，飘落的花瓣洒到溪水之中，随水飘流而下，染红了清清的溪水。

诸位，你知道这片房舍的主人是谁？不是别人，正是济南府通判辛赞。这通判是什么官职？就是协助知府大人办理日常事务的官员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副手。说起辛赞这个人，他的祖籍并不是山东济南。辛赞的老家原在甘肃狄道。早年间，辛赞的父亲考中了进士，就离家外出做官。那时做官有个规定：在一个地方任职，多者五年，少者二、三年，到了任职期满，上面就下来钦旨，调到另一处做官。当时做这样的规定，大概是为了防止一些官员在一个地方做官

久了，结党营私，互相勾结，为自己或亲朋谋私利。可是，在封建社会里，你就是一个月换一个地方，也免不了一些赃官贪赃枉法，营私舞弊。

辛赞二十五岁的时候，遇到了悲喜两件大事：悲的是，他的为官四十年的父亲死在了任上；喜的是，他中了进士。不久，皇上钦旨，让他到山西省一个小县做了县官。后来，经过几次调动升迁，来到济南做了通判。这时，辛赞已经三十六岁，膝下只有一子，刚刚十岁，起名叫辛文郁。辛赞两口子完婚已二十年，只生下这么一个儿子，因此，爱如掌上明珠。辛赞来到济南以后，被这儿的青山绿水所吸引，深深爱上了这个地方，就与夫人商议，打算告老还乡时，在济南安家落户。夫人也十分喜欢这个地方，更喜欢济南的泉水翠柳，便点头答应了。就这样，辛赞经过多次察看，相中了历城县四风闸这块地方；托人说合，花了一千两银子，买了几亩地，盖起了这所宅第。宅第盖起来没多少日子，金国南侵就开始了。不久，金兵便攻占了济南北边的重镇德州。消息传到济南府，人心惶惶，一片混乱。一些大户人家都忙着收拾金银细软，准备南逃。这时，正赶上辛赞老夫人病重在床，不便行动，全家就留了下来。住了几天，金兵便围困了济南府。知府刘玉是个贪生怕死的傢伙，金兵一到，便打开城门，举手投降了。辛赞一家本想看看形势变化再决定是走还是留，济南一落到金人手里，想走也走不成了，只好留下，指望宋军早日北伐，以重见天日。

日月如梭，光阴似箭。不觉过去了十五个年头。话说到

个月了，身子一天天笨重起来。辛赞老两口算着儿媳将要临产，就忙活着准备这，准备那，一天乐呵呵地闭不上嘴。

却说这天傍晚时分，天忽然阴了起来。吃了晚饭，一阵电闪雷鸣，便下起了大雨。论节气，才是阴历五月初，不下大雨的时候，可这天的雨却下得特别猛，不到半个时辰，院子里的水就没过脚腕了。因天黑路滑，刘氏不小心跌了一跤。刚睡下不大功夫，觉得身子不大舒服，肚子隐隐作疼，便对丈夫辛文郁道：“官人，我觉得身上不大对劲，怕是要临盆了。”辛文郁一听，急忙起床穿好衣裳，到上房喊来了母亲。老夫人过来一看，儿媳坐在床上，双眉紧皱，知道儿媳将要分娩，忙打发儿子请来产婆，准备好要用的东西，就与儿子、辛赞到隔壁房中等候。一直到后半夜，孩子还没生下来，只听刘氏不住地小声呻吟。这边辛赞老两口和儿子辛文郁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真是坐立不安。时间难耐，老夫人寻个话头说道：“老爷，儿媳这次添喜，也不知生男生女？”辛赞道：“从咱家境况说，生个男孩最好。咱们只文郁一根独苗，若果真有个男孩，咱辛家就后继有人了。”辛文郁插话道：“爹说的极是。如今我大宋朝国势垂危，急需有志男儿为国尽忠。若是男孩，长大成人后，也可为收复中原，统一大宋江山出力。”老夫人说道：“有个男孩固然好，不过，有个女孩儿也不能说不济。自古女孩儿当中，也有不少英雄豪杰。远的不说，就说咱本朝太祖时，宋辽两国交兵，杨门女将领兵挂帅，征战沙场，杀得大辽国的兵将闻风丧胆，不是也为国为民立了大功吗？”辛赞道：“虽说女

儿中也出了不少的英雄豪杰，可比起男儿来，总还是差些。战乱年月，男孩儿就显得贵重一些。”老夫人听辛赞还是说男儿比女儿强，知道他盼孙子心切，也就不再争辩。转换话题说道：“老爷，反正咱们眼下无事，何不猜猜看，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？”辛赞笑道：“你是老糊涂了，这生男生女，怎能猜到？”老夫人道：“能猜到的。”说着，对儿子道：“文郁，你去取枚铜钱来。”辛文郁取来铜钱交与母亲，老夫人把铜钱放在手中，说道：“就以这铜钱为证物，放在手里摇上几摇，再丢到桌子上，若是字在上面，便是男孩；若是码在上面，便是女孩。”辛文郁道：“母亲，你把戏玩玩倒中，若是当起真来，怕是不会准的。”老夫人道：“这也难说，我听人家讲，摇卦算命的还真有准的。”辛赞道：“那都是胡弄人的玩艺，信不得的；不过，试一试却也无妨，只要别当真便是了。”辛文郁道：“父母既有兴致，那就先让我一试。”说着，从母亲手中接过铜钱，放于手心，双手合掌，摇了几摇，抛到桌子上。三人忙趴到桌子上观看，却是数码在上。辛文郁笑着道：“若按这个说，那定是女孩了。”辛赞道：“不算，不算，这次不算数，让我试试看。”说着从桌子上拣起铜钱，放在手中，也摇了几摇，往桌子上一抛，只听“咣啷”一声，铜钱落到桌子上。三人争着过来观看，那铜钱还是数码朝上。老夫人看罢，直起身子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咳，你们两个手气都不济，这两回不算数，还是我来，这次算数。”辛赞道：“我看算了吧，原本就不准的。”老夫人道：“不行，你们两个都试过了，我

也得试试。”老夫人边说，边把铜钱拿到手中，翻过铜钱，把字放在上面，合上手，摇了几摇，才要抛下，又停住了，说道：“这次为准，我得再摇上几摇。”边说，边把手中的铜钱重又摇了几下，将手一抖，铜钱抛到桌子上。说来也巧，那铜钱抛到桌上以后，不偏不斜，正好立着落下；接着，在桌面上滚来滚去，就是不倒。辛赞老夫妻两个和儿子紧盯着那铜钱，希望它快点倒下，以便见个分晓。谁知铜钱滚到边上，不偏不歪，刚好掉进桌子缝里，立在那里不动了。三个人见此情景，都楞住了：既不是字，也不是码，这又该生个什么孩子？辛赞笑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，生男生女，还是由天而定吧！”说着来到窗前，往外看了看，大雨仍是下个不停，就问儿子：“文郁，外面一片漆黑，也不知到了什么时辰，怕是快亮天了吧？”辛文郁道：“父亲，我看有四更天了。”老夫人道：“咳，头胎孩子就是难产，天到这般时候，也该落地了。”说着，站起来道：“我得过去看看。”老夫人抬腿刚要出门，只见屋门一开，丫环春兰进来了，冲着老夫人一笑，说道：“老夫人，那边少夫人生了。”辛赞、辛文郁父子二人一听，急忙起身，凑上来问道：“生了？生了个什么？”春兰嘻嘻一笑：“老爷，你们猜猜吧！”老夫人故意生气道：“春兰，怎么跟老爷戏闹？快说，到底生了个男孩还是女孩？”春兰见老夫人生气了，忙道：“恭喜老爷、老夫人，我家少夫人生了个小官人！”辛文郁一听高兴的差点跳起来，他怕自己听错了，又问道：“真是个小官人？”春兰道：“小官人就是小官人，这还能假了！”老夫人道：

“好，好，春兰，快扶我过去看看，小官人什么模样。”辛赞这会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了，说道：“对，让我也过去看看。”老夫人回身推他一把，说道：“这时候，你怎好过去？”辛赞哈哈笑道：“咳，你看，都把我高兴糊涂了。好，你快过去看看，好好伺候媳妇。”老夫人答应一声，随丫环春兰到屋里去了。

老夫人和丫环春兰走后，辛文郁道：“爹，孩子已经降生，你就给起个名字吧。”辛赞摸了摸下巴上的胡须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好，当爷爷的就给孙子起个名字。”辛赞眯着眼正想哪，老夫人从隔壁过来了：“咳，真真是个小官人！你们猜猜，生下来有多重？”辛赞忙问：“多重？”“一两不差，整十斤！”“嘿，这么重！”辛赞连连赞叹道“好！好！这孩子命里注定大福大贵。”辛文郁道：“母亲，我爹正在给他起名字呢！”老夫人道：“这名字，让我起吧。方才，我在那边就想，咱辛家只有这一根独苗，但愿他从小平安无事，就叫他幼安吧！”辛赞道：“这名字好，幼安，幼安，从小平安，好！”辛文郁道：“这是个小名，母亲就一块给起个大名吧。”老夫人道：“这大名，要起得文墨一点，我不识几个字，起不好，还是你们父子起吧。”辛文郁道：“爹，那就你来起吧。”辛赞沉吟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有了，他小名既叫幼安，那大名就叫弃疾吧！”老夫人道：“弃疾有个什么讲究？”辛赞道：“弃字嘛，就是丢掉的意思；疾字嘛，就是疾病的疾。弃疾，就是去掉病灾，永保安康的意思。”老夫人听了，拍着手道：“好，这名字好，与那幼